

# 苦娃

汤镇侠 著

花城出版社

I247.57

P

68P

# 苦娃

汤镇侠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娃/汤镇侠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8

ISBN 7-5360-3601-9

I. 苦 ... II. 汤 ...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4117 号

苦 娃

汤镇侠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肇庆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1 插页 300,000 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3601-9

I. 2965 定价: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前 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的七十周年。为缅怀抗日战争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为使青少年不忘这一段艰难卓绝的历史,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谨献上这部小说。

作 者

2001 年 7 月

茅山，原称句曲山，在江苏省西南部，地跨句容、金坛、溧水和溧阳等县境，方圆数百里。它山峦起伏，莽林茂密，弯曲的山路环山盘绕。

这里适合进行游击战，易守难攻。抗日战争时期，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等新四军的领导人，在苏南领导着新四军和人民群众与日本鬼子进行斗争，并在茅山等地开辟了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的江南指挥部就设在茅山。

夏日的茅山，层层的梯田长满了庄稼，地里的麦子已熟待割，绿油油的稻秧已长高，到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农民唱着山歌在田间辛勤地劳动，农户门前屋后鸡鸭成群，它们在欢快地四处觅食。农妇坐在屋前编织着竹器用具，不时看一眼正在追逐嬉笑的孩子，脸上绽出幸福的微笑，这里是抗日根据地，日本鬼子不敢轻易侵犯这里，所以农民基本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茅山人民把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称作抗日镇。茅山虽有蓬壶、玉柱、华阳三洞和唐碑及元碣等名胜古迹，但人民群众并不向往，而是向往着抗日镇。每逢集市的日子，农民都愿跋山涉水携带土特产品来抗日镇，交易不是主要，而是要目睹一眼他们的保护神——陈毅、粟裕、谭震林等抗日英雄的风采，以表示他们的思念和感激之情，无形中，抗日镇就成了茅山乃至苏南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坐落在抗日镇东面的一间茅草房，这里既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战员的文化学习室，又是会议室。当时由于条件艰苦，屋里的陈设和布置很是简陋，正面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下面靠着一块大黑板，前面是一张讲桌，再就是几十张没上油漆的课桌椅。

今天，这里要召开重要会议，清晨，指挥部的警卫员小马就在门前站岗执勤。不久，一个名叫苦娃的小军人挑着一担东西走来，一头是篮子，里面放着饭碗、茶壶和几个水瓶，另一头是半桶水。他向小马打着招呼就走进了屋里，放下了担子。他开始洒水清扫地上的垃圾，扫好后撮起地上的垃圾，他用桶里的水擦干净桌椅，然后一手拿着畚箕一手拎着桶，走到屋外倒垃圾和倒掉脏水。他又从小溪里舀了半桶清水拎了回来，小马问道：“都搞好了吗？”他微笑地答道：“洗好茶碗，就算都准备好了。”他回到屋里，又将一张张桌子挪到墙边，将水瓶从篮里拿到桌上，将茶壶和茶碗放到水桶里，一个个地洗干净，放到桌上，又将纸包的茶叶打开抓了一大把放到壶里，拿起水瓶倒上开水泡上茶，他做起事是有条不紊非常认真。做好了一切，他对室内环视了一下，觉得各处干干净净，感到很满意，这才用手挥去头上的汗珠。

苦娃今年已14岁，可是他已经有两年的军龄了。那张圆圆漂亮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着智慧的光芒，叫人一看，就觉得他可爱。他壮实的身体，穿着一套不合体的灰色军装，他虽忙得满头是汗，但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个是松开的，军帽戴得很端正，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很注重军容、遵守军纪的小军人。今天，他虽没带枪，但腰后系着和他形影不离的皮囊，皮囊里插着几把飞刀，这是他舅舅郑德武送给他的武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身后挂着盒子枪呢。这又给他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武。

他虽然长得很俊，但他最不满意的的就是他的个子，总觉得自己长不高。他又走到墙旁量了下身高，在墙上一道横杠，又踮起脚量，又画上一道横杠。他没事就来这里听课，每隔一两个月就量一下身高，并做上记号，所以，墙上有许多他画的横杠杠，他看这些横杠子，距离相差不大。他最满意的是踮起脚画的横杠，它最高，和别的杠子相距有几厘米呢。他为什么要这么注重身高呢，因为一纵队司令员肖强同志曾答应他，等他长到超过鬼子的三八大盖，他就接受他，到他的纵队里去当兵，这样他就能上前线战斗了，可以亲手消灭鬼子，为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

正当他想着要去前线时，他听到了屋外雄鸡的啼鸣声。他走到窗户旁，探出身子对天空看了看太阳，他自语地：“太阳升高了，马上首长就要来开会了。”他走到门口的墙边，挺胸昂首地站立好，并踮起脚，他要让各位首长看看他已长高，并且体魄健壮，是上前线的时候了。

开会的首长陆续地走进了会场，他向首长一一地敬着军礼，待他们到位子上坐定后，又热情地送上一碗不烫的茶，首长们都用赞扬的眼光看着他。他没露出高兴，心里反而有点着急，急的是肖强司令员还没来，他希望他比陈总（大家都这么称呼陈毅）早到，这样他就可以向肖司令提出自己的要求，谈妥这个问题。否则，陈总在场，他就难于启齿了。因为他名义上是陈总的勤务员，但陈总视他为自己的孩子，不但处处关心他，而且还教他学文化，还说古论今，有时还讲三国的故事给他听……他不能在陈总面前说要离开他，怕陈总难过。他焦急地对门外看了看，正好这时肖司令员走来，他暗暗高兴肖司令员终于比陈总先到会场。当肖强走进屋时，他挺直了腰干，精神抖擞地向他敬了个军礼，说道：“肖司令员好！”肖强颌首对他看了一眼，没有和他打招呼，他不在乎这些？待肖强坐定后，他倒了一碗茶，双手递上，并亲切地说：“肖司令员请喝茶！”

肖强只微笑地点了下头，好像不愿和他搭腔，随即和身旁的首长谈起了话。他心里想，首长事多，工作忙，忘了答应我的事，我要找机

会开口。

这时，二纵队司令员袁国琦对他看了一眼说：“老肖，苦娃今天怎么对你特别客气？”

三纵队司令员王达魁插上来说：“是呀，我还真有点嫉妒呢。”

肖强对苦娃看了一眼说：“他呀，鬼精灵了，我可惹不起他。”

苦娃吞了下口水，润了一下嗓子，趁机开口说：“肖司令员，您答应我的事，您没忘记吧？”

肖强对大家说：“你们看，我的麻烦来了。”然后问：“我答应了你们什么事，我记不起来了。”

苦娃说：“您曾答应过我，等我长到超过鬼子的三八大盖，让我去您的纵队当兵呀。”

肖强对他上下看了一眼，摇头道：“你还没长到鬼子的三八大盖高呢。”

苦娃急辩道：“您看墙上的杠杠，去年我那么高，今年这么高。我早就超过了，不信您拿大盖来跟我比。”

肖强笑道：“这最高的杠杠，我估计是你踮着脚画的，大家看，他现在还踮着脚。”然后转身对袁、王二人递了个眼神说：“你们看他超过了三八大盖了吗？”

袁国琦已领会意思，用手比画着说：“还差那么一点点。”

王达魁一本正经地说：“不是一点点，而是二点点吧。”

苦娃急得涨红了脸说：“不行，不行，您瞒不过我，您暗地里给袁司令员和王司令员打了招呼，你们已结成了统一战线了。”

肖强含笑道：“没这回事。”袁国琦和王达魁笑而不语。

苦娃说：“首长，我每隔几个月就量身高，我早就超过了三八大盖了，您是首长，说话要算数呀。”

肖强坦诚地说：“苦娃同志，以前是和你说着玩的。”

苦娃不满地说：“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袁国琦风趣的说：“老肖呀，谁叫你说话不注意的，今天碰上对手了吧。陈总手下无弱兵，还是服输吧。”



肖强认真地说：“苦娃同志，你虽然是陈总的勤务员，但是，我们都知道陈总视你为自己的孩子，我能把你从他身边挖走吗？”

袁国琦说：“这下老肖讲了真话，苦娃，我们都知道陈总不但处处关心你，而且还教你学文化，你享受的这种待遇我都享受不到，你还想离开陈总？”

苦娃说：“报告首长，你们说的都是事实。可是我现在已经14岁了，已经是个半大人了，我参军两年了，既没立过战功，又没报家仇，我在陈总身边待着是养尊处优，我心里不是滋味。”

肖强说：“你在陈总身边再多待两年，不但可以多学习些文化知识，而且还可以学习学习陈总的打仗本领，那时呀，你要上前线我打报告找陈总要。”

袁国琦附和道：“那时呀，我也抢着要你。”

王达魁说：“各纵队让你挑，总行了吧。”

苦娃撇着嘴说：“你们别逗我了，再过两年鬼子都被你们消灭光了，哪有我的份。”

正好这时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等人走进会场，陈毅对众人看了一眼，笑着问：“你们谁惹我的娃子（他总是这么称呼苦娃）生气了，看他的嘴巴翘得都能挂上油瓶了。”

众人都对苦娃看着大笑起来，苦娃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肖强玩笑地说：“我们谁敢惹你陈总身边的娃子。”

众首长落座后，陈毅指着他说：“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肯定是你惹我娃子生气的。”

袁国琦说：“你们看，谁惹苦娃生气，陈总都心疼呢。”

众人又笑起来。苦娃倒好茶送到每个首长面前，他说：“陈总，不怪肖总，是我不好，我背着您要到肖司令员部队里去，他没答应，我就……”

肖强笑着说：“陈总，这事我能答应吗？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挖走您身边的人呀。”

陈毅说：“你这个肖强，别尽说好听的话，你肯定许诺过。”

肖强吐了下舌头，众人笑。惹得苦娃也绽出了笑容，他趁机说：“陈总，我已参军两年了，已14岁了，我已经是半大人了，您让我上前线吧，我要上前线多杀鬼子。”

陈毅对他看了一眼说：“娃子，我知道你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心切，日本侵略军屠杀我无辜百姓你知道有多少吗？”

苦娃摇摇头，他继续说：“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时，就屠杀我军民二三十万，这血海深仇，中国人民都想报。娃子，不是我不放你走，你还小，打仗不是闹着玩的，我们不能作无谓的牺牲。”

苦娃想争辩，又怕伤了陈总的心，只好低着头不作声。

陈毅说：“看你满头大汗的，这里没你事了，谁人要喝水自己动手，你到外面纳凉去吧。”

袁国琦笑盈盈地对苦娃说：“陈总多关心你，这种待遇谁都享受不到，我真嫉妒死了。”

陈毅瞅了他一眼说：“你这个袁国琦，还要逗娃子生气。”

袁国琦对苦娃做了个鬼脸。苦娃心想，陈总马上就要主持重要会议了，我不能耽误他宝贵的时间，他深情地对陈总看了一眼，随即举手向他和各位首长敬了个军礼，转身就走出会场。众首长都笑眯眯地看着他走去。

苦娃走到屋外，对在门口执勤的小马说：“马哥，我去树林里乘下凉，陈总有事，麻烦你喊我一声。”

小马含笑地点点头。

苦娃向前面的树林走去，所谓树林，也就是这地方有几十棵大树，大树下有石头，大家喜欢坐在石头下纳凉。

林子里许多棵大树的树干上，都是苦娃用刀刻出一个个鬼子的人头像，人头像上满是刀痕，他每天没事都来这里，把它作为练飞刀的靶子，他要练出过硬的杀敌本领，准备着上战场。他练好刀以后就看陈毅的诗稿小集，这是他每天生活不可缺少的。今天，他要求上前线没能实现，心里有些不快，他走到一棵树下，就一屁股坐到了石头上，他想，陈总二十多岁就当红军的负责人了，我14岁了还不让我上

前线杀敌，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当他手一按口袋，立即想起来，陈总的《诗稿小集》还在自己的口袋里，心里平静下来，就从口袋里拿了出来，翻到了《梅岭三章》这一页，他最喜欢陈总写的《梅岭三章》，不由自主地朗读起来：“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应努力，捷报飞来作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他回想起他第一次看到这首诗时，怎么也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有一天，他壮着胆子问陈毅：“陈总，您为什么要写这些诗？”陈总用指头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说：“你这个娃子，怎么‘偷走’了我的诗稿，我是胡写着玩的。”他红着脸噙着嘴说：“我整理您的书籍时，我看到了它，我就读了起来。”陈毅见他脸红了，便笑着说：“我们的娃子很怕羞嘛，我和你说了句玩笑话，来，我们坐下来谈。”坐下后，陈总就将写诗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当时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南方八省的红军，在项英、我和其他人的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期间斗争是非常艰苦的，红军力量比较分散，是敌强我弱。1936年冬，在敌人的围剿中，部队被打散，我受伤被围困在梅岭20多天，又饥又寒。敌人在搜捕中几次在我躲的洞口擦过，但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脱险以后，我就写了这首诗。”苦娃听了以后，深受感动，他决心要学习陈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从那时起陈毅就是他心中的偶像和楷模，他就更加喜欢《梅岭三章》这些诗了，今天他又大声地背诵起来，直到口干舌燥为止。他信步走到林边凝眸远眺，看到稻秧长高了，麦子又熟了。触景生情，不由得又想起两年前的事来，也就在这个收割季节，他的妈妈和舅妈惨遭日本鬼子的杀害，想到这些他潸然泪下。苦娃原姓郭，取名为建国，他家住在南京市郊区，父亲是个船工，几乎整年都在船上，母亲在家种着一亩多地，他出生三个多月时，父亲所驾的船由于老板为了多赚钱而超载，晚上遇到了狂风暴雨，船被掀翻了，他的父亲沉没在江中，连尸体也没捞到，他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从此，母亲带着他度日如年，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郭建国一天天长大，

左邻右舍见他长得天真活泼，都同情地喊他“苦娃”。苦娃便代替了他的真实姓名。他长到6岁时，他想读书，家中无钱，就在这年，在上海马戏团当武师的舅舅郑德武回到家乡看望姐姐，他见姐姐母子俩生活太艰难了，又见苦娃聪明活泼可爱，便提出带他到上海马戏团学艺，虽然妈妈知道学艺又吃苦又危险，但家中实在过不下去。苦娃很懂事，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坚决要跟舅舅去学艺，母亲狠下心同意了。

郑德武将苦娃带到上海，白天教他练功，晚上教他读书识字。由于苦娃练功非常刻苦，三年下来，他学会了马戏团里所有的功夫，便登台表演，当了一名小演员。不久老板为了刺激观众，赢得票房价值，又想出了新花招。要他和舅舅练飞刀。由于他聪明，练了半年多以后，就练好上台表演。他舅舅四肢展开，靠在一块板上，他站在10多米的地方向他舅舅掷飞刀。每次表演他都准确地扎在舅舅的四肢旁边，他的功夫赢得观众的好评，报上也为他多次作了报导，当时他轰动全上海。他对这些无所谓，而考虑的只想和舅舅多挣一些钱，让母亲能过上好日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全面侵略中国，8月13日又开始进攻上海。在这种情况下，郑德武知道上海呆不下去，带着苦娃回到了家乡。同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占领了南京，并在南京开始了大屠杀，几十万中国百姓死在敌人的屠刀下。第二年夏收时，日本侵略军又下乡抢粮，由于苦娃的舅妈怀孕来不及跑，他妈妈陪着舅妈躲在柴房里被鬼子兵发现了，鬼子兵将她俩剥光衣服就强暴。他妈咬掉了鬼子兵的鼻子，舅妈拧掉了鬼子的耳朵，鬼子用刺刀捅死了她俩，并暴尸在大路上。晚上，舅舅带着他偷偷地埋葬了亲人，两人都不敢大声哭，只有将悲愤和仇恨埋在心里，他俩决心要报仇。夜深人静时，舅舅带着他不声不响地摸到了鬼子的临时宿营地，鬼子抢的粮食也堆在营地前，他俩用飞刀杀死了两个站岗放哨的鬼子，并放火烧掉了鬼子抢到的粮食，然后趁着黑夜逃走了。

舅舅带着他跑到江阴一带，好不容易遇到了在江南一带活动的

郝大牛的部队。舅舅和他参加了新四军,当时他只有12岁,由于年龄太小,但由于特殊情况而特殊照顾,他被收留了。他被郝大牛送到指挥部,做了陈毅的小勤务兵。他还记得陈毅含笑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我叫苦娃。”陈毅笑了,笑得他满脸通红,又问他:“你为什么叫苦娃?”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姓郭,叫建国,但是我在苦中生,又在苦中长大,乡亲们都喊我‘苦娃’,现在我的妈妈和舅妈让鬼子杀了,我更苦了。首长,您就喊我‘苦娃’吧,等打败了日本鬼子,我报了仇,再叫我郭建国好不好?”陈毅笑着点头同意了。从这以后他就呆在陈毅身旁,而陈毅并没把他当勤务兵看待,而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晚上教他读书写字,有时还讲《三国演义》的故事给他听,讲诸葛亮和周瑜如何用兵,有时陈毅忙里偷闲吟诗作赋,也教教他。有时给他讲革命的道理,讲小日本为什么敢于侵略中国,主要是清朝末年,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延续至今。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必然遭到别国的欺负,弱国无安土。共产党领导广大穷人革命,就是要推翻这种社会,改变国家面貌,使国家富强起来,使广大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两年左右的相处,他已和陈毅亲如父子。由于他又好学,经常到活动室去听教员讲课,他不但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而且文化水平也提高得很快。他觉得在这两年中,自己长大了,他要上前线去杀鬼子,为亲人报仇,为无辜死难的百姓报仇。可是今天,他要求上前线没得到许可,心中的怒火又在燃烧,他站起高喊: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他发泄以后,觉得心里舒坦一些,将《诗稿小集》放进了口袋里,走回原处,然后脱去上衣,将衣服叠好放到了石头上,他赤着膊,从腰后的皮囊里拔出飞刀,又向树干上的鬼子的人头像打去飞刀,刀刀都扎在人头像上,他慢慢地移开步子,离大树愈站愈远。他决心要练好过硬的杀敌本领,在战场上如果子弹打完了,也可以用飞刀来杀敌,这就必须练到百发百中,他练了一次又一次……

苦娃走后,谭震林副总指挥主持了会议,他说:“同志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新四军江南支队,将抽一部分人到苏北去,然后东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样有利于更好的打击日本侵略军……”

众人听后鼓起掌来，有的小声地议论起来。

肖强说：“这下好了，不然在江南把我们憋死了，顽固军不但不打鬼子，而且专门搞反共摩擦，还倒打一耙，骂我们游而不击，简直是扯蛋，信口雌黄。”

袁国琦幽默地说：“你忘了他们是猪八戒嘛。说得众人都笑起来。”

王达魁接口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人家是婆婆给媳妇小鞋穿，还骂媳妇不是，不明事理的人，还真的以为媳妇不是呢。”

肖强忿忿地说：“两党合作抗日是平等的，也没定下谁是婆婆，谁是媳妇，我就受不了做媳妇的这种气。”

陈毅诙谐地说：“我看你这个肖强小气得很，受了这点气就不得了了，要学习宰相嘛，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现在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嘛。”

粟裕说：“大家的牢骚也发了，陈总说的好，我们要学习宰相，暂时把怨气放在心里，我们只有不断地打击日本侵略军，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婆婆才不敢小瞧媳妇了，下面由陈总布置这次东进的军事行动。”参谋将军用地图挂在黑板上。

陈毅说：“同志们，我们这次主要任务奉命渡江到苏北，东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首先我们要穿过黄桥。”大家看着苏北的地图版面上，有几处用红箭头标着进军的路线，最后的箭头都指到了黄桥和姜堰。

陈毅用棍子指着地图上的黄桥说：“这就是黄桥，它的公路东通如皋，西达泰兴，南到八圩，北抵姜堰，它是个交通要镇。韩德勤派了保安四旅在这里防守，旅长叫沈林衡。在它的西边泰兴这一带，被鬼子占领着，鬼子和伪军一万多人在这里防守着，鬼子的司令叫黑田。由于鬼子的兵力不足，暂时还不敢对附近地区发动进攻，双方对峙着。但是黑田的一万多人，拖住了韩德勤在苏北的十几万大军，韩德勤很喜欢这种对峙，维护着现状，他的目的就是想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力量。”

肖强气愤地说：“韩德勤有十几万军队不去打鬼子，就专门指示部下跟我们搞摩擦，吃里怕外。”

袁国琦说：“这叫苟且偷安。”

陈毅说：“我们到了苏北，韩德勤以为我们要抢占他的地盘，他不但会阻挠我们东进，而且还会搞反共摩擦。对日军而言，他们知道我们要东进，也会坐立不安的，因为我们东进了，就会像一把尖刀插在日军的心脏上，我们不但能拖住华东日军的一些兵力，而且对苏北的日军也是个威胁。日军肯定会命令黑田，阻止我们东进的，所以我们要有两手准备。”

众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

陈毅说：“我们的两手准备是：一手反磨擦进行自卫，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另一手就是对于日本侵略军的阻挠，我们只有狠狠地打。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执行党中央东进的决策，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肖强高兴地说：“党中央决定正确，陈总，快分配任务吧，我们纵队打头阵。”

袁国琦说：“老肖，你们每次都要打头阵呀，就不能让给我们。”

王达魁说：“老大，老二都这么抢，你们也太小看老三了。”

粟裕说：“看你们现在就争了，急什么，仗是有得你们打的，让陈总把话说完嘛。”

肖强吐了下舌头，众人笑起来。这种不拘小节的军事会议，在我军才有，体现了官兵的平等。

陈毅说：“根据指挥部党委的决定，一纵队任务是渡江后快速赶到黄桥，二纵队赶到姜堰，保证南北的公路交通，三纵队打后援，哪里有什么任务就赶到哪里。”

三个纵队的司令员都高兴得摩拳擦掌，互相笑着挤眉弄眼的。请别奇怪，他们虽然是纵队的司令员，担任着很高的军职，但都是三十来岁的青年人，一方面青年人很难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陈毅粟裕和谭震林都是三十多岁，对于这些年青的指挥员来说，他们

既把陈毅等人视为自己的上级领导,又视为自己的兄长,所以他们毫不拘束自己的言行。

陈毅看着这些和自己曾经患难与共的、英勇骁战的年青指挥员,心里甜甜的,为了重申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他装作绷着脸说:“你们谁完不成任务,要军法从事的。”

年青的指挥员严肃而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愿意立下军令状!”

陈毅对他们信任地扫了一眼说:“肖强同志。”

肖强笔直地站起说:“到!陈总,有何指示?”

陈毅说:“我要在你纵队抽一个加强营,作为先遣部队,你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受到影响,你同意吗?”

肖强脸上像绽开了花似地说:“陈总,我们都是您的兵,您在我纵队抽人,证明陈总信得过我们,我高兴都来不及,还要征求什么意见。”

陈毅诙谐地说:“你别光说好听的话,这高帽子我可不要戴,我不征求你的意见,你背后会说我主观,怎么办?这顶主观帽子我可戴不起哟。”

肖强玩笑地说:“陈总,您别忘了,您是我们的总指挥呀,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背后说三道四的。”

陈毅含笑地说:“你们看,这高帽又来了。”

众人都笑起来,肖强挠着后脑勺坐了下来。

陈毅说:“我要抽你的虎将郝大牛,行吗?”

肖强说:“行!”

陈毅满意地点着头说:“各纵队过江以后要做到两点:一、兵贵在神速,部队要急行军;二、要夜行昼宿,要注意隐蔽自己或化整为零,不能让敌侦察机发现,我们要使敌人料想不到就到达目的地。”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一定完成任务!”

谭震林说:“陈总要和你们一块过江,你们在路上一定要注意陈总的安全。”

肖强说:“什么!陈总要跟我们一起过江!等我们把苏北的基础



打牢，陈总再过江比较安全，我现在反对陈总过江。”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同意肖强同志的意见，陈总可以坐镇江南指挥。”

陈毅挥了下手让大家静下来，他说：“谢谢大家的好意，我陈毅没那么娇贵，自参加革命起，我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同志们还记得吧，在梅岭打游击时，环境那么艰难险恶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还怕什么？”

谭震林：“为了迷惑敌人，粟总开完会后就要去前线，指挥对日军的进攻。”

大家知道他的倔脾气，无法再说什么了。

陈毅说：“就这么决定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他环视了一下会场，继续说：“如果大家没意见了，回去以后要向战士们传达，积极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等待指挥部下达渡江的命令，那时各纵队打起背包就可以出发。散会！”

大家满脸春风地边说笑边向场外走去。陈毅走到门口，对小马说：“苦娃又去练功了吧，去把他找来，我在办公室等他。小马答应走去。”

小马来到大树下，见苦娃赤着上身，频频地打出飞刀，每把都扎在鬼子的人头像上，他闭上眼睛也能百发百中。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苦娃在马戏团练就的功底扎实，通过这两年不断地练习，他的飞刀已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由于他练得专心，小马走来他都没看到。

小马见他的飞刀百发百中，由于高兴，不由得鼓起了掌。苦娃见是小马，停止了练习，将飞刀从树干上拔下插入到皮囊里，不好意思地说：“马哥，陈总找我？”小马点点头，敬佩地看了他一眼。小马比他长三岁，比他早参军两个月，也是全家遭难参加新四军的，同在指挥部，两人相处得情同手足。苦娃抹去汗，穿好衣服，戴上军帽，整理好军装。便和小马向指挥部走去，他走到指挥部办公室门口说：“报告陈总，苦娃到。”才走进屋里。